

李立信著

杜詩流傳韓國考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957-547-041-9

李立信著

文史哲學集成

杜詩流傳韓國考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杜詩流傳韓國考

著者：

李立

出版者：

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七五五號

發行所：

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

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二四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年四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7-041-9

杜詩流傳韓國考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中韓兩國的血緣關係

一

第二節 唐詩傳入韓國概說

二

第三節 韓國歷代詩壇概觀

三

第二章 杜詩傳入韓國之始末

三九

第一節 傳入時間之商榷

三九

第二節 杜詩在韓國大行其道的原因

五四

第三節 歷代流傳情形

六一

第三章 韓國歷代編註刊印之杜集概況

七五

第一節 韓國歷代註釋及編纂之杜集

七五

第二節 韓國歷代刊刻景印之杜工部詩文集

八七

目次

一

| | |
|-----------------|-----|
| 第三節 歷代零星之註釋 | 九五 |
| 第四節 歷代論及杜詩之詩話 | 一〇四 |
| 第四章 杜詩對韓國詩壇之影響 | 一〇七 |
| 第一節 歷代詩人對杜詩之評價 | 一〇七 |
| 第二節 讀杜詩蔚成風氣 | 一二四 |
| 第三節 模擬杜詩之作品 | 三五 |
| 第五章 結論 | 一九五 |
| 附錄一 韓國杜工部詩話集錦 | 一九九 |
| 附錄二 知見韓國杜工部關係書目 | 一三五 |
| 參考書目 | 一三三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中韓兩國的血緣關係

從近代歷史的發展來看，中韓兩國的關係固然極為深遠；如果追溯到古代，不僅關係比現在更為密切，甚至幾乎可以視為一體了。

從地理環境上來說，中韓兩國國土相連，都在同一塊土地上生活，自然有許多類似之處。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韓國都很早就受到我國的影響，甚至根深蒂固，融合為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這種關係，遠非同樣受到中華文化薰陶的日本及越南等國所能相提並論的。

翻開中、韓兩國早期的歷史，會讓我們很自然的產生一種同文同種、血濃於水的認同感。關於韓人的開國傳說，固然有主「檀君」一說，①但「箕子」說似更近於真實，而且也有史籍可資印證。史記云：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②

其後，在漢書裡面，也有同樣的記載。

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滅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③

以上史書所載，都明言箕子王朝鮮的史實。或以為這全是我國史書，恐過於主觀，但韓國歷代的史書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如東國史略云：

箕子率中國五千人，避地朝鮮……遂都平壤。④

不僅說到箕子王朝鮮，連建都的地點也明確的指出。又高麗史云：

平壤府，本三朝鮮舊都，唐式戊辰歲，都平壤。號壇君，是爲前朝鮮；周武王克殷，封箕子於朝鮮，是爲後朝鮮。⑤

這是比較中庸的說法。將「壇君」與「箕子」兩說兼容並蓄。李朝世宗實錄中，記載了世宗命當時文壇名家卞季良撰箕子廟碑云：

……宣德三年，歲在戊申，夏四月申子。國王殿下傳旨。若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師於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中國。迭今二千餘祀，惟箕子之教是賴。顧其祠宇隘陋，不稱瞻式。我父王嘗命重營，予承厥志而督之，命告成矣。宜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之……。⑥

前面兩例，是一般史學家的看法，而這一段出自世宗實錄的文字，正代表著在位者的意見，這是不容忽視的。世宗大王不是一個庸君，在李朝歷任國君當中，他是最突出的一位。韓國文字就是由他一手推動創造出來的。韓國有一部分史學家認為，世宗大王因為採行親中國的政策，所以他只好承認箕子，甚至為他立碑立廟。我以為這種說法是出自於狹隘的民族意識的作祟，因為世宗大王是最具有民族意識的一位國君，當時擬創韓國文字時，遭到許多大臣的反對，如崔萬里就是反對最力的人之一^⑦。以為是一種捨中國而同於夷狄的作法，可是世宗大王仍堅持要頒布「訓民正音」（即韓國文字）。可見世宗大王寧願「捨中國而同於夷狄」，具有堅強的民族意識。但是他以國君的身份，不僅承認箕子之說，且對箕子極度尊崇，為之立碑立廟。可見此事的真實性是不容懷疑的。東國通鑑甚至將韓國早期禮樂制度建全之功，全歸之於箕子：

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其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從而往焉。既至朝鮮，言語不通，譯而知之。教以詩書，使其知中國禮樂之制、父子君臣之道，五常之禮。教以八條……鄰國皆慕其義而相親之，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國。故曰：詩書禮樂之邦，仁義之國也。而箕子始之，豈不信哉！^⑧

此外，李栗谷有箕子實紀，徐命膺撰箕子外紀，都一致將朝鮮開化之功，歸於箕子。退一步說，就算箕子不是朝鮮半島上開國之君，但箕子率五千人到朝鮮，對韓國早期的開化，發生了極大影響，這總是個事實吧？由此出發，後來韓國之所以會全面漢化，就不難理解了。

一方面由於我國與韓國國土相連，往來交通至為便利；再方面由於箕子來自我國，所以從箕子時起，韓國與我國無論各方面的接觸，都必然日益頻繁。范曄的後漢書已經注意到了此一現象：

昔箕子達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夜無淫盜，門不夜扃……其後遂接通商賈，漸交上國。⑨

可見朝鮮在西元前一千餘年，即已與我國「通接商賈」。由日本考古學家勝田亮策，在朝鮮發現了數千枚春秋時代燕國貨幣「明刀錢」⑩，即可有力證明朝鮮在春秋時代即已與我國「通接商賈」。可見兩國接觸甚早。而且在日據時代，日本考古學家在朝鮮從事大規模考古活動，曾在樂浪遺跡發現許多漢代遺物⑪。顯然，在漢武帝置四郡後，朝鮮與我國往來更為頻繁。兩晉以後，我國勢力逐漸退出朝鮮半島，但朝鮮與我之交通及商賈往來，並不因此而中斷，相反的，到了唐、宋、中、韓無論是官方或民間的往來，都發展到了空前的繁榮局面。而且，比以前更為華化。三國史記云：

新羅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也。至第二十三葉法興王，始定六都人服色，尊卑之制，猶是夷俗。至真德王在位二年（西元六四八），金春秋入唐，請襲唐儀，玄宗皇帝詔可之，兼賜衣帶……自此已後，衣冠同於中國。⑫

不僅新羅如此，高麗朝亦如此。高麗史云：

東國自三韓儀章服飾，循習土風。至新羅太宗王，請襲唐儀，是後冠服之制，稍擬中華。高麗太祖事多草創，因用羅舊。」⑬

李朝太祖實錄、端宗實錄、成宗實錄、中宗實錄及孝宗實錄中，亦每多韓人衣冠制度襲仿我國之紀錄⁽¹⁴⁾。

韓國高句麗本出扶餘，扶餘向來就沒有姓氏，據日人那珂通世的考證，高句麗從四世紀中故國原王時，已漸用漢式姓名，且改用漢姓⁽¹⁵⁾。百濟情形亦一如高句麗。新唐書云：

新羅王姓金，貴人姓朴，民無氏有名。⁽¹⁶⁾

李重煥八域志亦云：

新羅未通中國，始制姓氏，然僅士官與士族略有之，民庶則皆無。至高麗混一三韓，始仿中國，頒姓於八路，人皆有姓。

不僅姓氏仿我國，凡我國所有之節日，韓國也一應具全，如元旦、上巳日、端午、百中（七月初五）、秋夕（八月十五日）、重陽等，韓人均甚重視。如韓國增補文獻備考云：

世宗六年（一四二四），右議政柳寬引韓愈太學彈琴詩序，且引宋太宗朝賜酺故事，請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令節，使大小臣僚選勝遊樂，以形容太平氣象。從之。⁽¹⁷⁾

這些中國節日，有一部分甚至保留到現在，仍爲韓人所重視。如端午、中秋等，至今韓人仍頗重視。

新羅智證王五年（西元五〇五），仿我國制定喪服法，十五年（西元五一〇），又仿行謚法。東史會綱云：

三國自有國以來，王薨無謚。高句麗首以園陵爲號，其後，麗自廣開土，凡薨王別上號，其法

頗仿於諡，至是羅王薨，群臣上已日智證。濟王之薨亦有諡，東方諡法始此。⁽¹⁸⁾我國諡法始於周朝（約當西元前六七世紀），較韓人早了一千年以上。到了法興王二十三年（西元五三六），又仿我國開始使用年號，稱建元元年。我國自漢武帝開始使用年號（西元前一四〇）稱建元元年。可見韓人用年號不僅仿自我國，甚至連年號名稱都一字不改的襲用。到了真德王四年（西元六五〇）甚至行我國年號。爾後一切文物禮制，悉以我國爲準。現今全唐文卷一〇〇〇，載有高麗王王建訓要十首。其中第四首云：

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尊其制。

三國遺事，亦有相同之記載：

（慈藏）嘗以邦國服章，不同諸夏，舉議於朝，簽允曰：「臧」。乃以真德王三年己酉（唐貞觀二十三年），始服中朝衣冠。明年庚戌，又奉正朔，始行永徽號。自後每有朝覲，列在上蕃，藏之功也。⁽¹⁹⁾

新羅統一三國後（西元六六九），更積極的將官制及地方州縣名，都以唐制爲準，加以改定。至於學制，也於神文王二年（西元六八二），仿唐置國學。元聖王四年（西元七八八），仿唐制設讀書出身科。三國史記記其事云：

元聖王四年春，始定讀書三品以出身。讀春秋左氏傳，若禮記、若文選，而能通其義，兼明論語、孝經者爲上；讀曲禮、論語、孝經者爲中；讀曲禮、孝經者爲下。若博通五經、三史、諸

子百家者，超擢用之。前祇以弓箭選人，至是改之。⁽²⁰⁾

這明顯的就是科舉的前身。到了高麗元宗九年（西元九五八），正式實行科舉取士，設製述（相當唐之進士科）及明經二科。前者試策論及詩文，後者試經義。高麗史記其事云：

三國以前，未有科舉之法。高麗太祖首建學校，而科舉取士未遑焉。光宗用雙冀（後周使臣）言，以科舉選士，自此文風始興。大抵其法頗用唐制。其學校有國子學、大學、四門，又有九齋學堂，而律、書、算學皆肄國子。其科舉有製述、明經二業……。⁽²¹⁾

由以上之史書記載可知，韓人之學校、科舉，及所讀之書籍，全以唐制為準。和我國制度完全沒有區別，士大夫所讀的書，完全是我國的經典。不僅如此，我國歷代讀書人，乃至在位者，都尊崇孔子，而韓國人也同樣的尊孔。先看兩段韓國的文獻記載：

聖德王十六年（西元七一七）秋九月，入唐大監守忠回，獻文宣王（即孔子）、十哲（配享孔廟者），七十二弟子圖，即置於大學。⁽²²⁾

又韓國增補文獻備考云：

東國自麗初立廟於國子監。三國史雖不言立廟，而新羅聖德王時，奉安夫子像於大學，則亦必有享禮矣。唐開元二十七年，尊為王，謚「文宣」，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謚「玄聖」，五年，以玄字犯諱，改稱「至聖」。元武宗加謚「大成」，我國亦遵用焉。⁽²³⁾

從這兩段文字可知，韓國人自新羅聖德王十六年（西元七一七），即已奉祀孔子，爾後歷久不衰，到

了後來的李朝，更可謂以儒立國，對孔子之尊崇，與前朝相比，只有過之，絕無不及。

韓國之所以能華化得如此徹底，主要原因之一乃是韓人自從在朝鮮半島立國以來，就一直使用我國文字，直到李朝世宗大王時，才命朝臣創制自己的文字。當時爲了擺脫中國文字，還引起了相當大的反彈。如當時的集賢殿副提督崔萬里，就曾上書極力反對：

我朝自祖宗以來，至誠事大，一遵華制。今尚同文同軌之時，創作諺文（即韓文），有駭視聽……自古九州之內，風土雖異，未有因方言而別爲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類，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無足道者。傳曰：「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歷代中國，皆以我國有箕子遺風，文物禮樂，比擬中華，今別作諺文，捨中國而自同於夷狄，是所謂棄蘇、合之香，而取蠻蠻之丸也。豈非文明之大累哉。⁽²⁴⁾

韓人對中國文字具有如此根深蒂固的觀念，他們將中國文字完全視同本國文字。由於文字相同，所以由文字寫成之書籍，乃至文學作品，當然也無一不同了。韓國所有的歷史名著，不僅體裁全仿我國，甚至連書名也和我國大同小異，如三國史記、東國通鑑等；我們有昭明文選，韓人也有東文選；我們有各種詩話，韓人也有各種詩話（詳見第四章）；我們科舉考詩、賦，韓人科舉也考詩賦。文字相同，文化背景相同，一切民情風俗也大致相同，所以中、韓兩國，不僅在種族上有血緣關係，「文學」自然也是最具有血緣關係的一環。

【附 註】

① 有關檀君開國的傳說，最早見於高麗僧一然所著的三國遺事卷一：

魏書云：乃往二千載，檀君王儉，立都阿斯達，開國號朝鮮。興高（按：即唐堯也）同時。古記云：昔有桓因，庶子桓雄，數意天下，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視三危大伯，可以弘益人間，乃授天符印三箇，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於太白山頂，神壇樹下，謂之神市，是謂桓雄天王也。將風伯、雨師、雲師，而主穀、主命、主刑、主善惡，凡人間三百六十餘事，在世理化。時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於神雄，願化爲人。時神遣靈艾一炷，蒜二十枚，曰：爾輩食之，不見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無與爲婚，故每於檀樹下，咒願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號曰檀君王儉。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城壤，始稱朝鮮……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於朝鮮，檀君乃移於藏唐京，後還急於阿斯達爲山神，壽一千九百八歲。

徐居正之東國通鑑，亦有類似之記載。

② 史記宋徽子世家。

漢書地理志燕地條。

③ ④ 李朝史家兼詩人權近所撰。

鄭麟趾高麗史地理志。

- ⑥ 世宗實錄卷四十世宗十年四月條。
- ⑦ 世宗實錄卷一百三十，甲子二十六年二月庚子條載崔萬里等上疏文，見本文頁八。
- ⑧ 東國通鑑外紀，箕子朝鮮篇。
- ⑨ 後漢書東夷傳。
- ⑩ 見日本京城帝國大學文學會論叢第七輯，藤田亮策撰「朝鮮發現の明刀錢との遺跡」。
- ⑪ 見朝鮮總督府古蹟調查特別報告第四冊。又明刀錢及漢代遺物兩說皆據朱雲影先生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頁五二一、五二二。
- ⑫ 三國史記卷二十三，雜志第一。
- ⑬ 高麗史卷七十二輿服志。
- ⑭ 如太祖實錄卷八、端宗實錄卷十二、成宗實錄卷二百七十七、中宗實錄卷八十三、孝宗實錄卷十八等均有此類紀錄，唯文繁不再贅引。
- ⑮ 見那珂通世遺書頁二〇三。說詳註⑪頁五九九——六〇〇。
- ⑯ 見新唐書新羅傳。
- ⑰ 韓國增補文獻備改卷七十六禮考二十二。
- ⑱ 林象德撰東史會網卷二新羅智證王十五年條。說詳注⑪頁四一八。
- ⑲ 三國遺事卷四，慈藏定律條。

(20) 三國史記卷十新羅本紀。

(21) 高麗史卷七十三選舉志一。

(22) 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第八。

(23) 韓國增補文獻備考卷二百零四，學校考三文廟條。

(24) 朝鮮世宗實錄卷一百零三，甲子二十六年二月庚子條。

第二節 唐詩傳入韓國概說

中、韓兩國之血緣關係，已如前節所述。而早在新羅時代，韓國就曾派了大批留學生入唐求學，其中得中科舉而可考的，就有五十八人之多^①。唐會要中就曾紀錄新羅留學生的事：

貞觀五年以後，太宗數幸國學，太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已而，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國學。^②

可見韓國在新羅統一三國之前，就已派遣子弟入唐國學，這些人自然是要參加科考的。又

開成二年三月，……新羅差入朝宿衛王子，並准舊例割留習業學生，並及先住學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請時服糧料。又請舊住學習業者放還本國……。^③

足見留學生之衆多。這些留唐的韓國學生，結交了許多中國文士。在全唐詩裡頭，仍然留下許多他們